

黃源編

屠格涅夫生平及其創作

上海華通書局發行

黃源編

屠格涅夫生平及其創作

上海華通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十日印刷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發行

屠格涅夫生平及其作品

實價大洋六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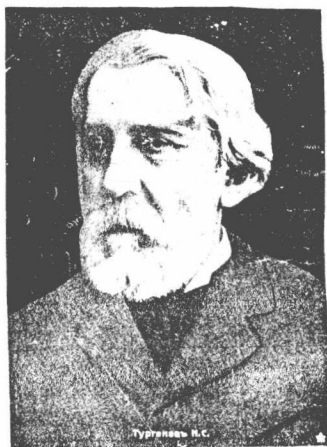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編者 黃源

發行兼印刷者 華通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大新街

虹口分店 上海北四川路底



IVAN TURGENEV

伊凡·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生平及其創作目錄

錄

目

第一章	時代	一
第二章	祖先與父母	一〇
第三章	幼年時代	一六
第四章	大學時代	二四
第五章	德國留學時代	三三
第六章	任官	四二
第七章	初期的作品	四八
第八章	與白林斯基之交	五六
第九章	獵人日記時代	六四

【三】

第十章	第二期的作品	七三
第十一章	監禁	八五
第十二章	全盛時代	九三
第十三章	第三期的作品	一〇八
第十四章	農奴解放	一二九
第十五章	「父與子」的事件	一三五
第十六章	巴黎的生活	一四七
第十七章	第四期的作品	一六一
第十八章	晚年	一八八
第十九章	人物——態度——作風	二〇五
第二十章	結論	二二三

附錄

一 年譜·····	二二八
二 中譯之屠格涅夫作品·····	二四二
附 未有中譯之屠格涅夫作品·····	二四五
三 屠格涅夫研究書目·····	二四七

目

錄

屠格涅夫生平及其創作

第一章 時代

西曆一千八百四十年時代，是俄國文壇上天才輩出的時代。如哥哥爾（Gogol），杜思退益夫斯基（Dostoyevsky），白林斯基（Blinski），龔察洛夫（Can-Charov），納克拉索夫（Nakarasov），奧斯托爾夫斯基（Ostrovsky）等作家或批評家都是在這同時出現；就是直到生命的最後從耶斯那耶·樸利耶那（Ya-Snaya Polyana）的一角向世界呼號奮鬥而終的托爾斯泰（Tolstoi），也是生於此時；我在這書中要寫的那偉大的文學

事業及他富于光彩離奇的生涯的屠格涅夫，也是這時代的人。

這樣地在俄國文學史上可占主要地位的許多天才輩出，以他們淵博的才能與高遠的哲學之見解而寫成了作品論說，便造成了世界文壇上的奇觀。俄國文學史家總稱這些作家爲「四十年代的作家。」

「四十年代的作家」在文壇上是第一流的小說家詩人，評論家，在社會上是時代指導者；又是新國家的運動之先驅者。同時，社會各黨派所標榜的，也就是純文學的著作。關於普希金（Pushkin）之詩的意義之問題，是成了社會政治上主要的題目，是成了社會政治上的人生觀的基礎。文壇上爲了對於文藝的定義便分爲兩派以社會運動的先驅者自任着的人們，主張藝術是應該服務於人生的東西；那些進步運動的反對者，便痛論了純藝術的獨立。

因爲文學與社會問題有如是密切的關係，所以作品的純文學的價值，影響及作品之批評的反而少，主要的倒是這作品是不是促發進步運動的東西，成了批評的標準。因此要

想研究這時代的俄國文學，非得有關於當時俄國社會的充分智識，便決不能說是有充分準備的研究者。因為文學是與社會有機地相關着的。

屠格涅夫的作品，也不能算是例外。例如要懂得一八五九年所出版之前夜的基調，那就必須得了解俄國社會當時歡喜地湧着的期待之心情。這快樂的心情是爲新治世（亞歷山大第二）的改革熱所影響的。可是再要去批評二年後出版的父與子，我們便更須有別的準備；即是說若要明白僅僅兩年間社會的新思潮，就必須要知道這思潮之明顯的變遷。又如要懂得復後五年出現的煙，便不能忘記在那五年間社會政治上急激的變動。再要了解後來在一八七六年出版的處女地（即郭沫若所譯之新時代）便須具有關於七十年代初期的社會現象之知識。所以布蘭兌斯（George Brandes）曾這樣說過：

『爲要充分地評解屠格涅夫，無論如何非懂得俄文，而且對於俄國的社會、歷史，以及文學史深有造詣則不行。』

「農奴制度泰然如磐石，又如城廓之屹立，」這是這時代波及新思潮的人們之歎息。

一八四〇年代的俄國社會是熱心于農奴問題而無暇他顧的時代的。一方面有地主貴族與政府，同是想維持將崩潰的農奴制度而極力反對農奴解放運動；他方面唱着人道主義與自然民權的人們，是公言着農奴制度的不法與野蠻，喊着農奴解放不可一日遲延。而社會上如是囂囂擾擾地議論着的農奴制度究竟是怎樣的東西；我覺得在這書的最初，有敘述農奴制度之起源沿革及其經過之必要。

俄國的國土在太古時是非常龐大而人口却很稀少。所以不論誰都可以選其所欲的土地而移住之，並有開拓耕種其地的自由。可是個人去開拓耕種那荒寥的未開地，那全然是不可能的事，而且人因隻身獨住在茫漠無人之境，非常危險；所以先前都是互相組織了團體而移住，才去從事於開墾的。開墾了的土地便成爲那團體所有；對於那地方領主的諸侯，爲了使用土地而納一點租稅，團體便可將開墾的土地分配於個人。在俄國古時，除了這土地領主的諸侯之外，還有武士一族，同樣的對土地有絕對的所有權。這等土地所有者，便招請了農民的團體給他們開墾自己的領土。至於農民的團體若是移住在甲的領地，而不

喜歡他的土地時，則可離此而赴乙地。在十六世紀前，土地的去就還完全是他們的自由。然而一到了十六世紀，移住轉居被禁止，要離開當禁令發布時所居住的土地便不可能了。由這禁令，農民是被禁止了轉居，同時隨着時代的經過，漸次地土地也同樣歸領主所佔有了。這樣屬於領主權下的農民，衣食住雖受其支給，可是身體的自由已被掠奪，而變成了完全不知人權是那種東西的情形了。領主對他們得施行絕對的暴威，農奴惟唯諾諾，不得不服從其命令。若是農奴間有不服從領主之命令者，或則被放逐于西伯利亞，或被割離父子兄弟，或被分裂夫婦之情，或受酷刑嚴罰，恰如美人對黑奴所行之私刑一般。到了十九世紀之初，農奴權之濫用幾乎達到了絕頂，領地主們之視農奴，體形雖是人類，而其精神則爲貓犬，宛如商品似的隨處可以買賣。因此既有纏着許多人的躉賣店，又有二三個零售的小商店，也有一個人多少錢出租的事情。因此僧侶，商人，官吏，都借了貴族的名義，還有由地主貴族定了一定的期限租借農奴，而使用他們。

然而從十九世紀中葉起，歐洲的文明，尤其是爲法國當時所勃興的人道主義與自由

民權之思想所影響，在俄國想要改善農奴的生活狀態的運動，便爲識者之間所唱導；國民彷彿漸漸地變得自覺了自己的地位似的，農奴解放之聲就在國內四隅到處響應着。屠格涅夫所說的『農奴制度如磐石之泰然屹立』的話，已經祇是表面的狀態，事實上農奴制度在這時就已生着龜裂了。

俄國政府束縛着言論的自由，嚴緊檢閱而防止新思想之傳播。但是無論你想要怎樣的抑壓「解放運動」，對於時運大勢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當時的皇帝尼古拉一世看到如農奴制度的這種野蠻不正的東西到底是不可維持的時候，他便開議會討論農奴問題的辦法，曾向國民立了解放農奴的誓約。自一八四一年到一八四六年，這數年間便是尼古拉一世關於農奴問題煩苦考慮的時代；而爲此發布的勅令，也不知有幾多次。一八四〇年禁止把農奴與其家族分離而賣買；翌年發布農奴的義務令；一八四六年又發布了農奴釋放輕減令。這中間他們農奴社會的狀態，只是徒然在境遇上鳴不平，對於地主之橫暴的反對而且不絕騷擾之事，政府不知幾次的不得已而用武力以鎮壓，對於這種事情，地主貴族之

流會爲了自己的利益而去反對農奴解放的，當然很多；可是在他們中間，也有覺悟到農奴制度之非正義而且不堪慚愧的地主，也有誓言要爲打破農奴制度而努力奮鬥的貴族。同在這時候，也有爲西歐的新思想所感動而唱着人道的人，又有爲想改善農奴之生活狀態而講其手段者。當時的社會是如此的爲了農奴制度問題而不絕地騷騷議論着。

屠格涅夫也是生於大地主家中。父母有許多農奴；他的進步思想怕就在這境遇中嘗到了如何地激奮而又苦惱的經驗吧。直到一八三八年青年屠格涅夫去德國；他後未追憶離棄故國的原因，說了下面這一段話：

『離去故國的不利，使我斷絕了緊固在我所生長的那地主生活上一切的關係羈絆的不利，我是十分知道的。可是無論如何也沒有辦法……那個階級，尤其是我所屬的地主之社會上，毫沒有一點足以制止我的東西。反之，在我身邊所目擊的，僅是些使我心中引起忿怒不安，以及不絕嫌忌之感情的東西。我是已經不能再躊躇逡巡了。或者掙脫了，屈服從，而與地主階級共同走在這崎嶇的道路上；或者即刻轉了背，就失去了許多貴重可親的東西；

這兩者之中便不免其一。果然我却投身到「德國海」中。惟有這海可以使我清淨，可以使我再生。而使我從海波之中探身出來時，我還是爲一個「西歐主義者」而出現。我終於是一個「西歐主義者」了。在我同輩中，比之我所採的手段，雖然也有因稍稍積極的別的手段，而能捉得我所熱望的那自由那意識的人們，可是我並不要責難那一班人。我在當時除此之外，並沒有別的道路；我不能和自己憎惡的人在同一空氣中呼吸一刻。我覺得爲了要更猛烈的從遠方攻擊敵人，便有稍些離開一刻敵人的必要。這仇敵映在我眼裏有一定的形式，有一定的名字：這敵人是誰——便是農奴制度。我在這名義之下集合我所有的力量，我決心和他反抗而奮鬥到底，誓不妥協。這便是我終身的誓言。我到西方去，也是爲要從頭至尾貫徹我的誓言。」

此時，屠格涅夫是二十歲的青年。二十歲的青年便立了這堅決的誓言，由此我們可鑒察他的苦衷及社會狀態之暗澹而有餘了。他終身固守着這誓言，永遠不變，而唯有這終身的誓言，便成了他連續四十餘年間的文學活動之原動力。他傾注着美麗的人道主義的觀

念及對於農民之暖意的同情所著成的不朽的名作獵人日記，其創作之動機，也是胚胎於對農奴制度的憎惡。

鼓吹農奴解放而執筆的作家中，有哥哥爾，龔察洛夫，托爾斯泰，奧斯托爾夫斯基，還有杜思退益夫斯基也是。他們都是從這所謂農奴制度的社會問題受到了靈感（Inspiration）龔察洛夫是冷靜地解剖牠；托爾斯泰是歎息着農奴徒然叫喊着革命；可是屠格涅夫常不失對農奴之暖意同情和對農奴制度之熱烈的憎惡之念。

第二章 祖先與父母

屠格涅夫 (Ivan Sergeyevich Turgenev) 是一千八百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在當時他父親所屬的聯隊駐屯的中俄羅斯涅爾洛夫縣之烏利爾 (Uryol) 市的叔父家裏生的。父親是愛里柴委脫克拉得甲騎兵聯隊的上校，他的名字叫修爾葛依，尼珂拉歐維奇 (Sergey Nikolayevich)。母親是涅爾洛夫縣之茲雅河畔 (與托爾斯泰之生地屠拉縣相近) 的姆沉歐斯基市之附近的斯伯斯珂葉 (Spasskoye) 村之大地主底一個女兒，名為瓦爾瓦拉·彼得洛維娜 (Varvara Petrovna)。

屠格涅夫的家庭在俄羅斯之貴族中是屬於最古的名門。其祖先是遠在十三世紀之初，從中亞細亞地方侵入俄羅斯，而建設「金族」王國的韃靼種族之一人，時而出任為莫斯科王國之官宦。在十七世紀之際，屠格涅夫的祖先常在俄國的都市當將軍的要職。在十八